

人类文明的圣殿

北京

(上)

王光镐◎著

一座令人魂牵梦绕的城

一段让人无法释怀的追忆

没有一座城市

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

没有一段历史

这样激情澎湃又深邃神秘



首部全面纵向剖析北京历史文化本质属性的坚实力作
首部大视角横向比较北京历史文化特异性的扛鼎之作

这是关于“天下第一城”的全景史话
一门博大精深的“北京学”横空出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人类文明的圣殿 北京

(上)

王光镐◎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 / 王光镐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068-4281-5

I. ①人… II. ①王… III. ①文化史—研究—北京市

IV. ①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4785号

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

王光镐 著



策划编辑 安玉霞

责任编辑 戎 骞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总编室) (010) 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712 千字

印 张 54.25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281-5

定 价 86.00 元(全两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 1

第二章 悠久性—远古时期北京地区的三大创世纪发展 / 28

- 一 人类的起源—“北京人” / 29
- 二 新石器时代与农业的起源—“东胡林人” / 43
- 三 国家文明的起源—中华始祖黄帝 / 65
- 四 结语 / 130

第三章 持续性—永恒的文明之光 / 132

- 一 原始时代 / 133
- 二 五帝时代 / 136
- 三 夏商时期 / 150
- 四 黄帝后人的蓟国 / 161
- 五 姬周召公的燕国 / 173
- 六 周燕代蓟 / 182
- 七 秦汉以迄明清 / 189
- 八 北京的城市文明 / 199
- 九 结语 / 213

第四章 递进性—逐次提升的历史地位 / 214

- 一 原始部落与方国林立 / 215
- 二 诸侯国都 / 219
- 三 东北首府 / 229
- 四 从辽朝陪都到金中都 / 260
- 五 中华大帝都 / 285
- 六 结语 / 301

第五章 多元性—燕山南北多元民族及文化的生成与交融 / 307

- 一 浑然天成的文化中心 / 308
- 二 新石器时代的燕山南北文化 / 313
- 三 黄帝集团的南下及黄帝时代 / 333
- 四 燕山以北畜牧族的形成 / 346
- 五 畜牧族的南渐 / 400
- 六 结语 / 412

第六章 一统性—从多元一体到多元一统 / 415

- 一 历史性的转折 / 419
- 二 民族与文化的大融合 / 444
- 三 奉行汉制的少数民族政权 / 467
- 四 多民族融合的中心 / 490
- 五 汉文明的大一统 / 502
- 六 结语 / 529

第七章 东方神韵—古都北京展现的多元一统风貌 / 532

- 一 中华民族的传统信仰及古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 / 534
 - 1 中华民族的传统信仰 / 534

- 2 祭祀典仪 / 582
- 3 京华建筑传承的中华信仰 / 600
 - 祭天：天坛、日坛、月坛 / 601
 - 祭地：地坛、社稷坛 / 608
 - 合祭天地：山川坛（先农坛） / 615
 - 崇君：紫禁城 / 617
 - 祭君：历代帝王庙 / 621
 - 祭祖：太庙、奉先殿、御容殿 / 637
 - 祭师：孔庙、文华殿 / 645
- 4 沿革与发展 / 657
- 二 多元宗教及其建筑 / 665
 - 1 佛教及其禅寺 / 666
 - 2 道教及其庙宇 / 675
 - 3 伊斯兰教及其清真寺 / 686
 - 4 基督教及其教堂 / 690
 - 5 萨满教及其堂子 / 704
- 三 结语 / 712

第八章 人类奇观—亘亘独造的文明圣殿 / 719

- 一 引言 / 719
- 二 中国八大古都 / 726
 - 1 洛阳 / 727
 - 2 郑州 / 739
 - 3 安阳 / 743
 - 4 西安 / 748
 - 5 开封 / 758
 - 6 杭州 / 765
 - 7 南京 / 772

- 8 古都北京的特异性 / 780
- 三 人类早期文明 / 786
 - 1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 786
 - 2 古埃及文明 / 790
 - 3 克里特文明 / 793
 - 4 古印度文明 / 795
 - 5 中华文明 / 796
- 四 古典时代的雅典与罗马 / 801
 - 1 雅典 / 802
 - 2 罗马 / 807
- 五 消失的古城 / 813
 - 1 特洛伊 / 814
 - 2 庞贝 / 816
 - 3 佩特拉 / 817
 - 4 赫尔布伦 / 819
 - 5 科潘 / 820
 - 6 大津巴布韦 / 822
 - 7 吴哥 / 825
- 六 群星璀璨 / 826
- 七 结语 / 837

后 记 / 843

参考文献 / 849

第一章 导 论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来到元大都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对这座城市盛赞不已，推崇它的“宏伟壮丽，气势轩昂”^①前所未闻。又经过数百年的扩建与更新，当俄罗斯公使尼·斯·米列斯库于康熙年间来到北京城时，更惊叹北京“皇城之瑰丽与雄伟，使欧洲所有皇宫都相形见绌”^②。美国现代城市规划学家埃德蒙·培根不胜感叹地说：“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大概要算是北京城了。”丹麦著名学者罗斯穆森也由衷地赞叹：“北京的整个城市，乃是世界一大奇观。它的布局和谐而明朗，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③中国建筑学泰斗梁思成先生更是无比自豪地指出：“北京对我们证明了我们的民族在适应自然，控制自然，改变自然的实践中有着多么光辉的成就。这样一个城市是一个举世无匹的杰作。”^④——这就是我们的北京，一座无与伦比的城市。这里有人类最绵长的防御工事——万里长城，有世界上跨度最大的运河——京杭大运河，有全球规模最宏伟的皇宫——紫禁城，有天下最宽阔的城市中心广场——天安门广场，有现存年代最悠久的皇家御苑——

① 冯承钧译、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7章，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② 尼·斯·米列斯库：《中国漫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70页。

③ 转引自侯仁之：《评西方学者论述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四例》，载《奋蹄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122—123页。

④ 《梁思成文集》（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51页。

北海，有举世最壮观的祭天建筑群——天坛，有史上埋葬帝后最多且保存最完整的大型皇陵区——十三陵……北京的历史文化不知蕴藏了多少光前裕后的伟大成就，怎不叫人为之惊叹！

这是一座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城市，坐落在华北平原的北缘，濒临渤海。它的中心位于北纬 39 度 54 分 20 秒，东经 116 度 25 分 29 秒，东西宽约 160 公里，南北长约 176 公里，总面积达 16410.54 平方公里。在地形上，它背靠群山，面对大海，连接着一望无垠的坦荡大地。它的西部是太行山余脉，“太行八陉”之一的居庸关就雄踞于此。这是北京西北的门户，也是通往蒙古高原的天然孔道。北京的北部是燕山山脉的军都山，八达岭是其主峰，燕山从这里向东直抵渤海，构成了华北与东北的天然屏障。古北口雄踞于燕山中段，扼守着通往承德及东北地区的要冲，是京师的北大门。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雄踞于燕山东端，地近渤海，形势险要，是华北与东北大平原的交通咽喉。京西的东灵山是北京的最高峰，山峰峻峭，谷深坡陡，海拔 2303 米。北京西部和北部的群山在南口关沟处相交，形成了一个向东南方向展开的半圆形大山弯，貌似海湾，人称“北京湾”。在“北京湾”的环绕下，北京小平原一马平川，向南连接着平畴万里的华北大平原。

对于北京地理形势的奇崛，古人早有鞭辟入里的评述。金世宗文臣梁襄云：“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①元世祖武将霸突鲁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驿之所，非燕

^① 《金史·梁襄传》。

不可。”^①明成祖朱棣诏曰：“眷兹北京，实为都会。地势雄伟，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适均。”^②明末清初史志学家孙承泽称：“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③凡此都阐明了北京是颇具帝王之都气象的形胜之地。

北京不仅地处要冲、形势险要，而且河道纵横、水源充沛。这里共分布着大小河流 60 余条，重要的有永定河、潮白河、拒马河、温榆河（北运河）和蓟运河，合称北京五大水系。源于桑干河的永定河切穿西山的重峦叠嶂，经过北京西部注入渤海；源出内蒙古高原的潮白河切穿燕山的高山深谷，经过北京东部注入海河，它们形成的洪冲积平原“对北京湾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④。

北京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秋两季短促。平原地区年平均气温为 11.8℃，最冷的 1 月份平均气温为零下 4.6℃，最热为 7 月份，月平均气温 26.1℃。全年无霜期通常在 180 至 200 天，适于农作物的栽培。这里是华北地区降雨最多的地区之一，年均降水量为 644 毫米，80% 降水集中在夏季。

北京地区的行政区划在解放后经过了五次调整，到 2010 年形成了今天的 14 区、2 县格局。东城、西城是城市核心区，原崇文区和宣武区已归并于内，此外的大兴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郊区则包括了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昌平区、顺义区、怀柔区、平谷区和延庆县、密云县。

作为历史悠久的东方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早已享誉中外，它的辉煌

① 《元史·木华黎传》。

② 《明成祖实录》。

③ 孙承泽：《天府广记》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6 页。

④ 侯仁之主编、唐晓峰副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年，第 2 页。

成就也早已有目共睹。截至目前，全市已有周口店古人类遗址、故宫、天坛、颐和园、十三陵、八达岭长城等六处古迹载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数量之多不仅高居全国各大历史文化名城之冠，也高居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榜首。然而于此之外，在它浩瀚历史长河的深处，在它诸多古遗址及古建筑的背后，自古以来究竟烙印着一条怎样的道路，这道路究竟向人们展示了怎样的特点，这特点又标志古都北京在人类文明史上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对此却很少有人论及。即使偶有方家对其中的某些特点略陈一二^①，也从未展开过专门的论证，亦未进行必要的比较与甄别，因此迄未形成系统的看法，更未引起社会的关注。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对北京历史文化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一些历史节点的争论上，停留在各类文物古迹和民俗文化的描述上，沉湎在种种宫廷秘闻的披露上，反倒因此而忽略了对它历史文化本质属性的考察。

被誉为“世界史之父”的英国学者奥古斯特·施吕策尔说：“人们能够了解一座大城市的各条街道，但如果没有一个总的图景或缺乏宏观的眼光，那么，就不会具有对这座城市的整体感。”^②以北京历史文化之令人瞩目，历来的研究成果洋洋大观，各类著述汗牛充栋，这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正是因为缺少了宏观的考察，古都北京至今“没有一个总的图景”，更无法取得应有的历史整体感。时至今日，当这座千年古都以现代大都市的风貌大步走向世界的时候，当一系列重大国际活动的举办不断把全球的目光聚焦到这里的时候，透过表面的年代、数字、现象、遗迹，从整体上考察一下北京历史文化的基本特征，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对于关心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们来说，这都是一个极富启迪性的话题。

既然是考察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那就显然不能只着眼于一时一事，

① 详见本书后记。

② 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33页。此文出自张广勇为该书所作《导论》。

也不能只停留在某一朝代或某一时段，而应纵观它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其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贯穿于整个古代发展史的特征，才能代表一地历史文化的本质属性，也才能客观反映该地的发展规律。因此，在方法论上首先应明确的一点，就是必须对北京的历史文化做全方位的审视，不折不扣地从有人类的历史开始，截止到全部古代史的结束。具体而言，本论题考察的范围应始于北京猿人的诞生，终于清王朝的覆灭。

正确识别一地的历史文化特性，单靠纵向的观察是不够的，还要靠横向的比较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鉴别北京历史文化属性的基本方法。换言之，只有把北京的历史文化置于宏观背景下，通过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比较研究，才能将它的特征甄别出来。反之，如果单纯就北京论北京，孤立地看北京，反倒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那么，在甄别北京历史文化的基本特征上，最关键的横向比较应包括哪几个层面呢？

最贴近也最直接的层面，就是要跳出北京小平原的拘囿，把北京放在整个燕山大地中，通过燕山南北各主流文化的比较研究，揭示它们在不同时代的交往与互动。北京历史文化的特色和地位，就是在这种跨文化的交往互动中展现出来的，而且也正是这种交往互动，反映了北京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体现了它的横向发展。通过这种横向比较，还可以深入考察燕山南北各大文化的源流，甄别北京地区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的主要来源。

第二个层面的比较，应当是同类城市的比较。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北京和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郑州、安阳一样，同属华夏历史名都，合称“中国八大古都”。这些古都具有同质性，是中华大地上自古至今所有城市中最具可比性的。而通过对这些古都各自发展脉络的比较研究，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把北京历史文化的独特性揭示出来。

此外的更高层次比较，莫过于站在全世界的高度，将北京历史文化的特性与世界各大文明古都做横向比较了。这种比较亦非可有可无，因为只有着眼于全球，才能最大限度地揭示北京历史文化戛戛独造的特异性，进而判定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所处的独特地位。同时也只有放眼全球，才能把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置于现代史观的全球视野之下，赋予它以全新的含义。

以纵向的考察为经，以横向的比较为纬，由此逐步展开的，无疑是一部北京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而贯穿于其中的红线，就是北京历史文化的本质特征。这种纵向、横向的考察看似简单，但实施起来并非易事，至少有两难有待逾越：一是要打破时代的拘囿，作跨时代的综合考察；二是要切实贯彻史学研究的“两重证据法”。

众所周知，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乃至其他和历史有关的学科中，学者一旦跨入研究领域，首先要按时代段落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唯其如此才可能变身为“专家”。姑不论近代史和现代史，单就古代史而言，约定俗成的分工就有五大段——原始社会、夏商周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几十年来，随着专业研究的不断细化，分工的范围越来越窄，大有按十几个历史单元来划分的趋势。历史何其浩瀚，人生何其渺小，一旦确定研究方向后，学者便如“一嫁定终生”，深陷其中而不复它顾，视野也就永远框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即使是遇到通史类作品，通常的做法也是分工合作，“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各写各的段落。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群策群力，较快完成一部大容量的历史巨著，缺陷则是把创造性的“写书”变成了技术性的“编书”，既不利于对历史做全方位的观察与思考，也难以在融会贯通中达成一部作品内在的完整性，更无法在一气呵成中凝练出作品的灵魂。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

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①这里说的是世界史研究，它所涵盖的时空范围是最大的。既然世界史的研究都是如此，足见由个人单独完成的一以贯之的观察与思考是多么的重要。总之，在研究范围越来越细化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是学术界面对的大问题，也是北京史研究面对的大问题。之所以迄今尚无一部全面、系统、深入探讨北京历史文化基本发展特征的综合性著作，缺乏这种大视野、大跨度的独立观察与思考，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在考察北京历史文化特征时，文化是须臾不可缺失的一大主题，而文化的内涵林林总总，被概括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②。对于如此森罗万象的文化，在论证北京古文化时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需要重点把握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足以体现社会基本经济形态、组织结构、民族习俗和文化间交往互动的考古学文化；二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三是宗教文化。这三个方面基本涵盖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大范畴，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不同领域，足以构成文化的最主流形态。这是在论证北京历史文化时最不可忽略的，而为了对这几大方面做全面深入的剖解，就必须切实奉行史学研究的“两重证据法”。

“两重证据法”最早是由史学巨擘王国维先生于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时提出的^③。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号观堂，清末民初人，有《静安文集》和《观堂集林》存世。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时，王氏上承乾嘉考据学派的国学传统，又借助刚刚传入中国的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援引殷墟甲骨文及金文资料与文献对勘，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

①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45页。

②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427页。

③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就。对于自己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王国维称之为“两重证明法”，即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相互参证、相互补充的方法。其实在他那个年代，现代意义的考古工作尚未起步，其所倚重的“地下”实物仅限于传世的甲骨文、金文材料，这还很难说是真正意义的“两重证明”。而今天，当田野考古工作早已漫卷全国，当考古发现早已触目皆是，各类地下文物与文献史料的相互参证和相互补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已成为古史研究方法的不二之选。

从专业角度出发，落实“两重证据法”的途径无非有二：一是历史工作者立足于传统史学来结合、运用考古材料，二是考古工作者出发于田野考古资料来结合、运用文献史料。历史学和考古学是极具亲缘关系的学科，这种结合看似轻而易举。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两大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有相当大的区别，以至不能不把它们同时并列为“国家一级学科”。质言之，如果不深入理解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的精髓，历史工作者就很难从枯燥乏味的考古资料中读出活的文章来，充其量只能人云亦云。同理，深陷盆盆罐罐的考古工作者想要熟稔掌握历史文献亦非易事，想要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中去伪存真地得出独到见解就更是难乎其难，故而对文献的使用也往往有“贴标签”之嫌。于是，正如人们常常看到的那样，虽然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不乏共同话题，经常要坐在一起讨论，但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如学者所云：“目前不论在考古界，还是在历史学界，大多数学者都赞成历史应当与考古相结合，并且也是努力这么做的。然而从实际效果看，这种结合做得尚不那么理想。……这并不是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互不买账，而是其距历史研究的要求确有一些距离。”^①李学勤先生对此说法深有感触，认为“这段话确实反映了现实”，并且自我检视说：“原因恐怕更多是在我们学历史的一方面。”^②其实，这跟学历史出身还是学考古出身并

① 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② 李学勤：上书《序》。

没有太大的关系，有关系的是，无论立足于考古学还是历史学，都既要尽可能地深入考古学文化的堂奥，又要苦心孤诣地研读文献史料，合两专为一专。这是一切古史研究的方向，也是本论著的努力方向。据粗略统计，本书征引的考古资料、文献史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累计不下 2000 余条^①，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为此所做的努力。

对北京地区历史文化基本特征的考察，实际就是对北京历史文化发展过程、模式、趋向的系统性考察，不仅需要创造性的思维，更需要系统性思维。这种系统性思维要求我们把北京历史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认识，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乃至历史人物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中，全面理解与把握北京历史的进程。因此，论证中不仅要切实奉行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两重证据法”，还要广泛涉及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环境学、经济史学等各领域。综合借鉴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成果，将多学科的材料与研究一炉共冶，也是考察北京历史文化所必须遵循的。

除了上述研究的方法、视角、途径外，更重要的是，在全面考察北京历史文化的基本属性时，有些传统史学观念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廓清。

在中国大陆上，北京位于东北一隅，东临大海，北接朔漠。这个地理区位恰好决定了它相辅相成的两大属性：一是远离中原的腹心，二是地近蛮夷。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说“燕迫蛮貉”，《战国策·燕策一》载燕王自谓“寡人蛮夷辟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史记·刺客列传》载燕人荆轲自称“北蕃蛮夷之鄙人”，凡此都是对燕地这种性状的经典表述。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正统史观一贯强调“中原中心论”和“华夏中心论”，而若不直面这种观念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个地理区位带给北京的特殊势场，也无法深刻了解北京地区在推动华夏文明进

^① 本书各章的注释累计 1500 余条，加上正文直接征引的文献及研究成果，总计约 2000 余条。

程中所起的不可替代作用。

纵观华夏历史，这个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论”和“华夏中心论”，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奠定的。

文明初兴之时，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了三个王朝，史称“三代”。这三大王朝当时是全中国的文明中心，引领着神州大地的时代大潮，而它们的中心居地都集中在中原腹心地带。《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正义》释曰：“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帝王世纪云：‘殷汤都亳，在梁，又都偃师，至盘庚徙河北，又徙偃师也。周文、武都酆、鄩，至平王徙都河南。’案：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也。”以上征引的文献包括了《世本》、《史记》、《帝王世纪》和《史记正义》，它们无不申明，夏商周三朝皆居于中原腹心的“河洛之间”。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原中心论”和“华夏中心论”在历史上深深扎下根来。

更重要的是，不仅夏、商、周三大王朝位居中原腹心，当时全国的政治版图也都是围绕这三大王朝展开的，是名副其实的“中原中心”架构。

《尚书·禹贡》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这里讲的是夏代情况，说当时神州万邦依据和夏的远近亲疏关系分成了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大类，称作“五服”。这里的“服”乃服从、服事之意，亦即《周礼·夏官·职方氏》郑玄注所说的“服，服事天子也”。这“五服”都是夏王朝的藩属，其中既包括了已经跨入国家文明的方国，也包括了一部分尚处在原始社会后期的部族，既包括了夏王室的宗亲、姻亲藩属，也包括了主动臣服夏朝或因武力胁迫而被动臣服夏朝的异姓邦族。而作为“五服”之国，他们不仅要听命于位居中央的夏王朝，还要对夏王朝承担